楚辭聽直

楚辭卷四

閩黃文煥聽直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品將愉將把互映、背從神未至禮未行預言之。

箋穆然無可見也將愉若可想也神之形尚在未降

未見之中而愉悅之意已在若可想之內迎之切望之殷自謂于衆皇必有合也珥也琳琅也璆也瑱也無玉不備蘭蕙也桂椒也無芳不集不如是假事之未至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品緩安紛繁互映安上又添一疏字寫出主鼓之者諦足訓舞節歌聲之和洽音容如見鼓急則舞不得

緩歌不得安。卽緩且安而聲不淵吁矣。樂庶盈尤首尾相應。未至而預料將愉。邪何易言之也。旣至而果樂康。邪何其恰慰之也。夫豈知發此之不可得哉。

疏緩節安歌樂之始作而從容也。神猶未來遲以俟之也。五音繁會樂之合奏而大成也。神之旣來盛以娛之也。靈卽東皇也芳菲菲者靈之芳也所謂克體皆芳也蘭蕙桂椒我之迎神以芳非菲滿堂靈之所

自飭亦以芳。氣雨相合焉神人之道不殊矣。神真可以許我矣。向之想其將愉者今真見其悅康矣。

右東皇太乙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英叶於姜反

邅前篇以芳備物。惧物之不潔也。此以芳浴身。惧身之不潔也。對越之懷又加一持矣。前篇盡之來也故

服此篇吾之事之亦以豕豕族可相配乎將一說

神之安於我而無他往也、周章者神之亟於上遊而

意緒倉皇也、料將愉而得樂康神人互合望將憺而

衛周章神人互殊矣准從此始矣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而橫覽二語善寫氣象之言以深其哀而撫其目上

文瀾昭未央、尤巧于預埋關合。不知神意之何若而

但曰神光之昭昭此中已有疑端焉與日月齊光即昭昭之說也。翱遊則昭昭者移而之他矣有餘焉窮即未央之說也。蓋樂而覽焉橫焉未央者又移而之他矣。

覽既留而繼之曰聊翱遊。既降而繼之曰猋遠舉。神之意似不專屬於我。故復言之以自疑也。覽冀橫海臨神之遠舉無所不之也。有餘焉窮不知神之所止終歸何地也。如其地則所思有方。心即勞而不泛矣

椓地之不知。其言一州而一州之外已有餘域泛言四海四海之外更無窮際所緣極極也。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未叶力之反思叶新齊反

品誰留誰思互映有情神之意泛我之濟濤也。要眇宜修語尤有致天質不帶窮寵卽加意修飾終不相

宜稱要眇則無復癡肥之病矣此於修飾易添飄逸者也下字道盡箇中無波安流突創奇想

蹇前篇曰旣留此曰誰留皆之爲我留而悵望於郎遠集者今且不知爲何人而留矣妬之也羡之也疑之也意者非有所留而不肯來乃有所阻而不得來耶波起而流不安以此阻耶吾當迅邅桂舟勅戒水神波俾之無流俾之安庶速其來乎乃猶未也將令吾舍之而他思乎究竟其思者誰哉差贊斧督所次

可以者差錯雜。思無可參者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側叶札力反

品橫江揚靈、下語奇峭。祇來至又、突、得、有、露然大江所在國都平日往來之區也。揚字摉索得、細襯字櫚截得飛洞庭涔陽極浦大江與中洲相應。始但以爲

逗遛中洲而已。豈知邂逅不遇一至此哉。太息之下孤棹横溯兩兩無言悠爾淚落傷心黯然啞口何堪。溪前望其來坐而待之。此因其不來往而逆之。焉能以往欲其速也。沿湖而轉覓其方也。沅澧洞庭復横大江分其途也。揚靈者揚彼之靈也。神閃之以避我。我揚之以求神也。神之所在光景必有異也。未極者我尚求得極我之力。私謂終必得當。神定顧我。而旁觀之文已有告余者矣。不言其故而但太息言外之

奇所可見矣。嗚呼神靈遲遲我乃戀戀。此尚敢邇鄉
人言哉。自疑自撫、似有隱思之而已。無可指矣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
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
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叶賢
品不同不甚不忠不信豈得節促。石瀨與大江相應。
中洲而大江。水蹙狹以之廣茫茫藐渺大江而不瀨。
水蹙深以之淺。飄搖孤弱告我與太息相應前此下

交求背期言者今知之矣
綫桂櫂蘭枻迎神之舟芳馨備至今無所用之[illegible]
斲冰以浴積雪而已罔濟于時自潔其身之隱[illegible]
如薜荔緣木不來之水中芙蓉在水不寄之木末求靈于
江竟非其地何以異斯哉雖然非地之咎也心也心
不同地宜其隔也亦以不隔必須舊恩尚恩之不甚
亦終輕絕恩猶不可恃況恃媒哉淼所自咎者遊進
而流突飛龍翩翩此固向所驚之以求神者也則此

淺淺翩然去我。舟則無所用。龍則不復爲我用。討瀆也。豈惟心殊。豈惟恩薄。且變而爲怨長焉。豈惟神之不來。豈惟我之不過。且顯然告我以不閒焉。不閒則未來者真不來矣。怨長則尙冀蒙恩與同心者永無緣合矣。蓋所絕望于神者又遞進而深矣

鼂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下叶戶

品遺下女乃在弭節回旋兀坐當屋之後文陣文心
最為曲折已歸而再思此策也捐也遺也以遺也背
已離江浦心口計較之言也時不可兮再得惜厄棄
之不與今已歸而無及也若作實捐遺說味薄矣
變既絕望而言旋半落之悲不堪復道俛見鳥而俯
見水黙然坐對而已絕望之中又生餘望曰向者為
吾太息之下女猶有哀我之情焉捐玦棄佩采彼杜
若感下女有代為吾道此懷者乎情癡之至不復自

知其無緣矣。不敢貽湘君而僅欲以貽下女。又不敢逝貽直致于下女。而託之捐焉遺焉。將以遺焉見拒之後。望下女而竊其不我接矣。何邇搖之甚也。

右湘君　總屈沛乘桂舟爲迎神就我。羅龍邅道爲汲往就神。桂櫂冰雪應沛乘之不來。瀨淺龍翩應駕飛之不遲。兩兩分合章法最明。文勢旣足結句住陣。又拈出玦佩芳杜將遺下女應前嬋媛。以添餘音以徽旁意。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予叶與下叶戶張音帳

品愁予起下召予騁望起下遠望鳥何萃罾何為起下兩何為層層相呼應

箋東皇太乙最為肅志降于堂者也與中君北太乙隔矣既降遠舉雲中矣爲時無幾矣湘君又隔矣不復降於未來者竟不來矣湘君在中洲湘夫人在

北渚而總無緣接也。不足以生吾之喜而祇以召吾之愁。情緒又深一番矣。眇眇者含悌而遠望之也。當秋之時。豈能不泛欲如前之令無波。情景又添一番矣。何以解愁。其登白蘋而騁望乎。不得之於晝。或得見之於夕乎。佳期其可訂乎。鳥萃蘋中。罾張木上。獨目於二物之非地而怵然於吾願之不遂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

江皐夕濟兮西澨。並叶子蘭叶言兩句用韵

箋。四顧沅澧已矣。不敢言之矣。湘君曰誰思曰懸思。猶敢於言思也。茲并言之未敢矣。于是而猶望焉豈能知夫人之何在。荒忽而遠望。付之于不可定之域而已。較之向蘋騁望。尚確知其在北渚者。情景又換一番矣。寸心日夜與水俱流。知向何處乎。麋入庭中麋失所矣。蛟來水裔。蛟失勢矣。半愁之不堪。騁望遠者之交迕於是移而之他鄉也。朝馳夕濟水陸[illegible]

也。

蓋言寫憂固其法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品物叢遝盈莊無着落中忽訖閒侶物中妄想耶耳中妄聽耶文情最幻荷蓋至廡門皆詳言築室聚芳

却將白玉令爲鎮一語挿在中間生其別致
箋正在絕望之中更端他求之日而美人忽闢召余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機緣偏在意外也可喜也亦可嘆也騰駕偕逝亟欲以我而就彼也築室水中又欲彼之就我也水中者湘夫人之所素居因彼之居適彼之願也首葺荷蓋取以庇而居易就也先言堂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堂先言壇言蓀乃言帷壇成而堂始有基房成而帷始可覆又一次第也蓋

必以荷壁必以蓀棟以桂橑以蘭楣以辛夷房以藥帷以荔櫋以蕙在上在旁無一非芳也白玉為鎮芳堅之中非俗玩所可列也有總張之芳有散布之芳疏以石蘭言散布也有初葺之芳有再葺之芳既曰葺之今荷蓋而又曰芷葺荷屋繚之杜衡加功以致堅也上芳備矣又及於下實庭必以百艸內芳備矣又及於外建門必以芳馨築室之苦心深力一至此乎乃九嶷並迎忽有奪我以去者矣吾之築室在水

中。而與我爭迎者爲九嶷之山神。爲水爲山各岐所適。從見其來。未知其降。紛紛然但觀其如雲而已。費盡築室之心力。依然愁予之眇眇而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筵蓆雖來而不降于吾之室。此前此所謂華采衣以迎神者。真無所用矣。准以遺褋。此裂冠毁冕之憤也。較前之欲搴擷一情深矣。前猶採芳以遺下女。不

得之尊冀得之平也此云以直遊者不得之一待遊得之後世也前所指有其人此之所遺不知何人又損一情緒矣

右湘夫人

總品通篇帝子至木上為一層公子至承爵又為一層變其名目以寄其悟諸帝子公子既遇不可接忽轉出佳人相召既曰召予從前期不足信茲必信矣予將騰三字惟指蹀其尚未及見遽欲築室以求其來居忻其擬其山神爭迎室廢于無

用乃并己之袂褋欲裂而擲之憤甚狂甚無聊之甚
此段自寫形神千百世下想見愁容生面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壽叶除可反予叶與

前雲中君只言神之他往未嘗及神之有言而若告余以不開神自言之矣然但曰不開無怒靜也開作入兮猶予辛不得親爲雖有言亦不信然未嘗不

復相顧也至此而神之言乃公然相絕文心遁變渾
深遞翻逝勝
發廣開天門無復阻人之虎豹矣紛吾乘雲往以迎之也吾方上逝而神恰下潮於是踰以從之自欣奏巧天從其願矣豈知神意之不顧卿司命之神司壽夭者也轉夭爲壽其職也職之所在治紛如治簡九州交倚賴之乃日何在子護之而以爲非我事也先日紛總總厥之而以爲非我能也此尚可與訴苦乎

可與祈禱乎。從前迎神而不見答、猶未知神之絕我與否。郎不相昵、猶有望焉。迎神自言之而情致恝然矣。告我不聞未嘗非恝。猶飾辭以相慰不聞尚有聞時也、此之直云何在倍恝、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吾與君導帝二語泣訴情甚。

謑神旣謑之而不我顧矣。將遂已乎。天門仍可闢也、、、。飛翔仍可到也。前之乘玄雲者、茲仍可乘清氣也、、。天下之人統于司命、司命統于帝。司命失其職、當亦帝所不許也、、、。咸同往而質之帝乎。齊速者、欲拉同遽質、、、、、、。俾無可謑、無可延也。導帝之九坑者、旣謁乎帝、而又引帝以觀乎九州之山、使帝實知司命之失職、九州、、、、、。壽夭不得其平也。被被陸離、司命之驕蹇自如。曳衣鳴佩。不驚帝責也、、、。陰陽莫知、司命之言也。始曰何在、

余誇之於不知也。此曰衆莫知兮余所爲、自知其賤。自知可爲而付之不爲、且誇言變化、詈人之不知也。前祇意恕此則氣悍矣。神愈悍而望與神親之情乃愈切。愈切而乃以得其愈悍可若何。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品抱哀壽夭救死不暇何暇惜離。乃特添入遺離居。文勢急處能一停留。文情慘處能一冷逗。正自佳逸。

偕條

箋司命悍而上帝不之問天不憐人人與人為自相濟而已脉悲以遺離居因自憐而生憐人之思也老則死期近矣拱論天也壽亦無益矣以既極之日而逾愈疏之司命有恨如何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天叶鈇因反

品放逐之身豈屬佳況乃曰願若今兮無虧苟得長
天年被放來必非福也得意平除
籙前既承氣以趨帝此又乘龍以冲天欲向上帝而
訴怨也司命之不顧死期之可憂終不能已于懷而
冀一假年也低徊思之前趨既已不敢再趨亦復何
求已矣惟天之心忽然中罷矣但有攀樹執條結桂
延佇愈思愈愁而已愁心所至後來之獲福既非致
蒸覡在之歲月尚恐有損且願無虧而已願愈小薛

愈促矣將夭固繇定命離合亦有定數天下事尚有一之可爲者乎折疏麻以遺離居人與人皆自相疏之慘况至此亦與冰冷矣

右大司命

總品旨于必欲夭死者也此司命所無如何者也乃遂爲怨責司命將恨交攢如必不肯死然文心最曲首末以三段上天之懷分作三段布置首曰乘玄雲欵而欲上也中乘清氣愼而欲上也末曰乘龍無可如何又欲再上也乘玄雲而曰君回翔

以下則因神之下降不復至天結桂延佇則因我之自廢不復至天齊速導帝至於天矣司命之驕帝然如何至猶不至也欣者失所欣憤者增所憤再上者到底不復上盤齬抑鬱漸法最工中間添出折遣離居四語天不可問入徒相憐纏綿哀惻味最雋法最藍結以跳離合分可爲久離一合猶不能得何論壽年情最慘意最長。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下叶戶子叶與

此前猶指寫大司命傲甚橫甚自應難詐難賴此特許目成忽字慶速獨字慶專說得少司命親甚昵甚可許可賴矣乃有間之者而親昵之後仍成契濶矣甚昵絕自有美子何以愁苦明刺頃襄不能爲父復仇

箋芳生堦墀不待他求也氣襲襟裾不待採佩也夫

人、隱指大司命也、美子、隱指少司命也、少司命者、總大司命之志事職業者也、則是大司命爲之父、少司命爲之子也、不獲邀恩于大司命、又轉與之少司命、爲大司命失職、少司命斡蠱天下之人、將從夭而復詩、庶愁苦可免乎、於是而復言秋蘭自矜得幸曰滿堂美人、獨與余目成、少司命之於我昵矣、使終始如是、又豈有幾微憂色見於顏面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帶叶丁計反

品新相知承上與余目成。懷之不返。此生離之悲也。蘧之或可用原則新知之樂也。忽而逝翶上忽獨成。誰須翶上與余

篯既已目成當於我無所不厚矣。同心之言偕往之處宜其相告相招而乃入不言出不辭乘戴獨行也。少司命之行徑心事可疑也然猶以目成之故未忍

遠疑之也。但自嘆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此一生之熱血所最難堪者也。又自慰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亦日之情况。或不至睽違者也。恃目成之方新。謂必無思絕之理。一癡至是。真可憐哉。再一聆靈神。且衣帶逍遙。倏來又忽逝矣。彼遠之行徑。輕薄之心。寔乖露矣。夕宿於天帝之郊。不下降矣。別有所須於雲際。以快己成。非我獨矣。誰須。背不知其爲誰也。姓名亦可治。既已疑之。而又未敢實疑之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媺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池叶陁古本無九河二句

品望未來、應目成。始之目成者、茲且睥穿。從神既忽逝。我當往追。夫安知非須者之果有人乎。無人乎。親見之而後可決也。故亟曰與女也。咸池星名也。彼之所宿近于帝。吾之所追亦必及于天也。不但曰同遊。必曰與之同沐。爲之晞髮者。以致親情也。

以致劬勞也蕙神之終顧我也乃望之而依然未來也下不在人間上不在星躔忽逝之踪竟在何處豈汝宿者又晨發乎將踪隨風而無定乎臨風怳然浩歎甯泣而已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正平聲

箋天稱九重录之咸池之上而不過此不過一重之天耳未及九也于焉孔蓋以飾吾車翠羽以樹吾旗

彌高而益尊之。發彼九天。焉許為妖氛為孽彗者在天之上實惟彗星離間讒毀。其彗星之罪乎。登而撫之。夫然後咎有所歸也。終之以稱揚少司命曰。悠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五十曰艾。民之幼也少也。其年歲皆係于司命者也。大司命不顧人謂之壽夭。則擁護幼艾而稱宜民者。少司命獨焉。巳祝之也。規之也。不勝其望之而以美詞歆之。俾顧巳也。其正者。願司命之予民以正命也。正者民所願受。非正

不願受也。

右少司命。總品、神宿帝郊而逝我。我登九天以求神。守法相應與余成爲民正、首尾勢分兩意。緜淺入深。倏來忽逝、與余之意不復終矣。民之壽夭、少司命之本職也。于余縱不終、目成于民、豈可不思爲正。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明廿茂

語炤撫從將出說盼欵甚愁太息低徊之後忽談禁色娛人我猶與人情竟爾相隔世既就娛誰知吾苦愈添低徊太息矣

箋王臣之今所患者不明離炤高懸則下無不達之兩旁無可蔽之譏矣此原所謂爲介彼果日也遡東方之將出幸吾檻之蒙炤撫焉志喜可以安驅出門不與迷途之危矣夜景漫漫今爲旦明矣駕龍乘

雷志迅速也。敕旗委蛇志從容也。時有明而無勝途
有安而無危。則從容迅速無所不便也。慶幸之中忽
轉一念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安之後又或慮危明之
後又或慮將此原之隱憂未易為衆人道也。莽色娛
人觀者忘歸衆人之樂者自樂我之愁者自愁情景
不相對。人我不相通。此無可戶告者也。

絙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篪竹其呂反姱叶戶當許作隣友館叶館
評備敘音樂着翾飛翠曾一語平中造奇賀小從虛
箋此擬百聚色之盛也與所懽娛于忘歸之會而原
所低徊于事神之際也爲瑟鼓爲鍾簴爲簫竽八音
畢備也思靈保兮賢姱懽非賢非姱之難降也翾飛
翠曾會舞合節之情狀也舞之抑揚有飛曾之象其
之抑揚亦有飛曾之象也靈之來志喜也來而日蔽
日喜之中又若微有懼焉將出而靡焰檻乃侍從交

集復或蔽之毋乃光有炤有不炤乎嗚呼何其多慮而易驚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降行俱叶胡剛反

昴前受彗星此憂天狼無彗尚來致正序其罪也衆射則亟下辣手矣姑擬一欲輙進一層以此爲次第遂神之倪求可以喜矣無須太息於將上低徊於反

顧矣然哉乃日來而惡鬼敝之與偕來乎日中必之不又將淪降於西方乎吾於是雲衣霓裳射天狼之星以杜惡氣爲操余弧兮反淪降則揮戈之說也尸或爲他敵而我射之日或不爲我弱而我反之兩法並用又挪何多慮而善防也然而淪降者終不能不淪降也徐焉而星斗現光朧霧隱悶杳冥冥矣前日瞰將出夜既明神之從冥冥而來示我以皎皎也爲今日之晨慶也茲曰援北斗撰余戀則我之從皎皎

而往迎彼於冥冥也繇明月之晨計也坐待皎皎則此夜既昔離光明晨亦遲於受光往迎冥冥則明晨之得光早并此夜之就光亦全矣必日高飈翔者北登絕頂而觀日夜半即見初出往往海外已煥金光闇淵崗嶺黑影五岳頂上莫不如是身處卑則光遲處高則光速也是合晝夜之道俱不患其不明者也冥冥而日東行者日既西入復將東出迎日於西則參父所不及識言於東則舉步所易即也

右東君

總品　暾將出兮東方、杳冥冥兮以東行、始末以迎日就日為大關鍵。靈來兮蔽日、暮與憺交并。從中間著一轆轤。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螭叶丑歌反　懷叶盧韋反

品　先著九河一語、致其頂想。乃徐著四望語、明其遍承。文勢善于吐納。橫波起下文波迎、風倡無情吹波

使橫魚偏有情順波相勝可以與遊不顧風之無情乃偏受無情之相凹既已離別不煩魚之有情乃悟受有情之相撩兩皆難堪

變九河借遊此來見河伯意中須擬之言也河有九川迴洄遡遊無定在矣并二方之可求泛波之易過矣風起波橫旋難矣乘車駕龍含水就陸登彼崑崙之山居高而四望之此固河源所從出也水脈可尋遊覽可周既九河皆在川中而定在可得乎飛揚浩

蕩欲見之極意、飄飄而不可止也。山高則遠矚曠曠

或前馳、愈積愈馳、愈馳愈騁也。日暮忘歸、望之而未

得其處也。極浦寤懷、望之而遂得其崖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

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

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宋叶韻

言河伯處乎水中為居、乃曰何為今水中、人不能從、

河伯。及恐河伯不宜居水。恨得倒置。最為深情。與遊河渚。翼其齊移而近岸也。交手便行。水陸互殊。絡繹久聚。互映有致。

箋四望之後。得其所在。屋堂闕宮。誤見之矣。在彼水中矣。因其居而知其人。向所云九河未定者。今在此河矣。向所云極浦寤懷者。今亦北渚矣。於是合陸從水。合龍鱗之東。而乘黿魚以追隨。河伯幸矣。得與之遊矣。初願遂矣。流求方開。遊趣正長。而忽焉送別逝。

極四望而始一見求之于河忽乘而合何艱難何多也嗚呼竟別矣迎我者徒有波媵予者徒有魚耳矣人杳然矣

右河伯　總品與女遊兮九河預擬之與女遊兮河之渚實言之乃而交手而還別焉與遊等于不與遊恨恨何窮波迎應橫波始以與恨者後乃以與感魚媵應延魚始以共合者後又以忘懷同此景物遂成萬變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既含睇宜笑二于寫態寫情刻深善窈窕一語情態益出

箋含怒意態非君所隸乘反之成心也含睇宜笑此鬼所以通人之伎倆也笑者引之怒者自甚判而奇

今誶之何哉自警曰宜又爲人之譽之曰紛泥原之爲鬼言眞苦心哀婉矣曰豹曰瑩誇物色也亡夷結桂被蘭帶蘅誇芳潔也夫亦曰世之所有吾無不有如是而可以不見棄於人焉耳折芳致遺求相見而先之以贄幣不敢違禮不敢缺也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自言其可悼而慕人之悼之也險難後來若懼見責於人而遜詞以謝之諒與鬼約者而惕然於至之遲乎原之爲鬼言益苦心哀婉矣有皇路焉有衆

入之路焉有鬼路焉鬼路亦懼險難而黨人乃欲以曲險之路導君也此原所深痛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品聚承不見天拈出獨立山上不受篁蔽做此片段忽然風雨寫出意外之恨　下叶戶予叶與

表獨立山上出幽號明矣幽篁脫矣表獨立者謂藉此特以自譬表也浩浩志帝之詞也立山上而衆羽

日近不慮不見天矣雲容容兮在下方喜見天又從
而不見地矣昔爲幽篁所晦者茲又與雲晝晦矣風
雨交來造茲閒淡太誰爲之神靈爲之也留靈脩者
神靈爲風雨以與靈脩之神相會也鬼方藉此一刻
之天日以與人相會而神乃造無端之風雨以與神
相會鬼見人之道用明必須天日神見神之道用幽
必須風雨此所繇殊勢也靈脩未歸則風雨未歇風
雨未歇則天日未清天日未清則人鬼不得合矣將

諺語姤之耶。神未必相妬而不如意之事偏相巧湊也。費幾苦心。歷幾險路。方得一擬見人。此期既匪。又當復反留篁矣。當茲歲晏。鬼不獲再出。亦有人焉肯就鬼于巖。而錫以光顧之華者乎。原之爲鬼言。又倍苦心哀婉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栢竹唐

品偃忘歸應前情忘歸彼以歎此以恨最工用形

冥冥應前冥冥彼爲立山上之雨此又爲行山間

之雨最苦登途鬼思人而無術乃冀人之思鬼一則

曰洸華予再則曰君思我愈過望愈無聊終之曰思

公子兮徒離憂人鬼道殊竟不宜相思矣說得憤絕

㦹說不得見人而因以他之焉移山上之立爲山間

之行采芝閒步用消愁懷石之磊磊俫然路之險艱

也。葛則蔓蔓依然莫之幽晦也。是現前者無一佳況也。怨公子者、咎公子之不肯華予也。悵忘歸者、滯留他山。不復返幽篁之故居也。君思我今不得閒者、既怨公子之不思我、而又不敢怨。寬以自慰曰。公子未必不思我。意者其不閒耶。告余以不閒之謂也。既嘆山間之無佳況。幽險多葛石。又忽誇山中之有芳杜涼蔭有泉松。前折芳以遺人者。此又欲借芳以招人也。思我不得閒。寬言之。思我然疑作。又亟除之。既思

矣豈有以不開阻者疑心存焉耶然不勝疑則開之勝忙矣人鬼道殊此所繇終隔也苦於葺壻者雷雨益添之苦於幽篁者風木益助之永為鬼界人蹤斷矣從離憂而已與旋猶伍與公子隔矣

右山鬼　總品以山阿山上山開分列章法出山阿而得立山上快不可言棄山上又入山開苦不可言始抱苦於不得出終且抱恨而不敢歸子慕予兮善窈窕君思我兮然疑作互映最深凡相疑者繇於不

相知。知人既喜鬼之慕人善窈窕。則明知之而又疑之。此世事所以大壞而一德之交所以必不合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接叶匝先叶詢行叶杭馬叶滿補反野叶上與反

出數錯兵接凌陣躐行善寫勇鬬之況。殪傷霾縶之

後、專言鼓譟者、軍中以鼓爲主。鼓不止、士不敢退。人盡而後已也。尤善寫死鬭之狀。敗北中能諾生氣。箠、戈言其平、言羣、擇器之堅利也。錯綜接續、言近鬭也。敵ㄇ若衆、敵之多也。矢雖弇先、不以敵多而怯也。凌陣、躐行、爭先之狀、不以在後而避也。右傷者、全馬既死、右馬復傷也。輪羅者、戰塵滾、車伍迷也。馬禁者、車馬既旋傷、餘馬又被禁也。援枹擊鼓者、塵滾騎失。既敗而猶能力戰也。天時對者、戎敗有天。天、天實助敵、

矣。吾與天抗。懟天而務求勝也。威靈怒者吾之威與吾之靈兩奮非怒也。嚴殺盡兮棄原埜。不盡不棄。吾之驗未肯已也。有必死之意。無求生之心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弓叶經。雄叶形。

首帶劍挾弓于既死中寫出裝束如故。既字又字終字語勢疊描無前尚使行心行魂歸兼有魄盲苦至

快。

遂此申言嚴殺之意也。原野之懷、豈今日始決哉。當昔從軍出門、已不求復入。一往之意、不求復反矣。平原忽兮、忽然而盡也。路超遠、去家之遠也。說至此、悲心欲動矣。原野之內、又忽帶家鄉之思矣。于是乎亟自矢曰、帶長劍、挾秦弓、矢懷敵愾、固死是非也。豈以首離而心遂懲哉。首未離而出不入、此世不以為恨。既離而心不懲、則來世亦并不以為戒矣。夫其氣至

亘古來世。貞既勇又武。剛強之志。無有初鮮終之嘆。矣。不然。未必其死後之不含悲也。不可凌之于生前。而猶可凌之于死後也。今一無所懲。論心至此。身死神靈。生為士雄。死為鬼雄。又何問焉。上天下地。惟所獨立矣。魂之強足以扶其魄之壞矣。故不惟曰魂毅。兼曰魄毅也。

右國殤

總品來死伏魄不能從靈。却曰威靈。既死伏靈不能從魄。却曰魄毅。而後魂魄通生死爲一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品數言耳、全部楚辭。盡歸收拾。佩芳之懷。所苦難行。已志所驚。變時趨。曰長無絕兮終古。則千世之伸。向妨一時之屈。此九歌所以終于禮魂也。亟承上國殤。魂魄尤為有味。

從志趣之不立。品行之不潔。此魂逝而不與禮成者也。生前能備百行。死後乃可稱成禮。故首揭成禮示

鄭重也。會鼓者聚衆聲也。代舞遞代而舞也。倡者歌聲倡和也。傳芭容與舞應節歌應律也。春蘭秋菊須芳潔也。百年無不腐之魄。千世無不散之魂。芳聲遞流。莫之盡也。勉為芳而古今壽夭可以一視矣。凡九歌所憂皆可不憂矣。無待乞憐於司命。邀聆於東皇雲中湘君夫人諸神矣。

右禮魂　總品禮魂。却無一語及魂。但用蘭菊無絕。善佩芳者蘭菊。即其魂也。命想下字奇甚

楚辭卷五

閩 黃文煥聽直

卜居

屈原旣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敎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
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
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
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
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
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

漸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筴誠不能知此事。明叶芒通叶他光反

品運用十七乎字。開段取整。前數乎字用正言。後數乎字用取聲。看他變處。一寧一將。每段用為整對。寧超然寧廉潔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則合兩段為整對。看他又變處。段段句法句停。却于水鳧之下。特多幾波瀾。全一句

來只是十六乎字添出十七、破整齊爲參差。看他三變處取譬疊對、段段分峙、不相同。却于駑馬騏驥一段總上千里駒、相連相承、又一整齊中之參差。看他四疊處。正言不繼、以喻則理易腐。整段不繼以喻則體易板。作者調劑轉換。費極苦心。蟬翼千鈞數語忽用取譬、尺短寸長二語。又從詹尹口中再出取譬。愈多而後峰愈奇。味愈厚也。而譬與前譬同又爲三。與法各以取譬及正言、相雜相映。又是章法内參差

之豔齊諧。不各其變幻。則前之取譬。正言在先。尋在後。後兩取譬。高張無名物智神數。正言祈在後。譬在先。又一諷刺轉換處。後人賦手。施否不變。縱填塞多料。以字法句法矜其古與。然章法未能造幻體勢。總歸鈍直。豈解如此短篇。乃具百變作用耶。漢人尚莫窺其門。宋乃或謂宋賦從原卜居開其端。嗚呼是豈深心讀原者哉。使以章法善變爲馭心。艷麗盡以增美。清空亦足呈奇。何適不可。

蔓衆臣習智以衛身忠臣竭智以愛君智習則詐蹤自秘而愈巧智竭則忠勝以露而成愚心煩慮亂不知所從長于謀國者自拙于謀身也欲求免蔽障而弗得也卜以決疑矣忠無可自疑被障愚一破墮不能不疑也悃悃款款血誠重叠期于必竭必盡不一而足也朴之一言則受譖之禍根也有術以行其忠忠或不必獲戾納牖諷諫非獄朴以忠而忠多術矣或失之太直者朴也失之無文者又朴也此正所繇

易怒讒所蘇易施也原之病原自掘之然終不能自
療也性不可改云如之何送往勞來一身環應于前
後之際也往之人送之則往者喜來之人勞之則來
者慰時俗之所云工巧也是與朴反者也朴者無處
而不御孤巧者無處而不得助也斯無窮者巧態日
生而逝進愈巧愈熟愈熟又愈巧也朴忠之使倆易
窮彼無窮也是與竭盡反者也斯之一言尤無窮之
本領存焉從巧生速以速行巧邪後之逢君上媚懷

貴專南嚮于聯而討立生于睫莫不炫是一遲而送往不及勢來勢來不及送往則僞有窮矣機會不相投矣大人蔚然負鉅望之人也力耕所以埋名自晦遊大人者即不仕亦不隱結交海內之賢達留聲天壤也此比不求名者低矣比諸娟妄品不顧名者猶高故以兩擬也媮生茸安樂也哫訾口將言而囁嚅人也慄斯抱懼于斯而未敢遽言也喔咿內將懼而外爲強笑以施媚也儒兒者示人以儒雅之狀以道

之容飾詐以文藏狠于弱使人生愛生憐而自親之
也四術互用將言之械淺未遠言之械深求必于人
之械淺使人自親之械深小人之所以移君至巧原
之狀小人至備矣以妾婦人則原之所痛亦致慨也
此法以妾婦八則可柰何以事君乎以妾婦自待不
可言也以婦人待其君尤不可言也突梯攀援而工
上升也滑稽圓轉而無旁滯也如脂潤也如韋柔也
四術互濟既工上援又杜旁阻滑則已潤矣又益之

以潤潤則已柔矣又葺之以柔有加無已何歡不投絜楹與楹凡圓也合四術而後足以絜之不然懵未至也君實棟其臣欲直以勝任臣乃楹其術欲圓以希寵國事安得不壞忠臣安得不憤哉哫訾慄斯喔咿儒兒者奸邪若驚若懦初祈逢君之深腑突梯滑稽如脂如韋者奸邪愈巧愈神倍添得君之熱乎也諸律皆始於黃鐘黃鐘毀棄則六律俱壞矣瓦釜無聲之器至於雷鳴何況有聲者百怪交作矣賢上不遇

務避妨所被之名譏謗則併被賢者以不美之名向
思之哉大人以成名者尚非士君子所願求名之本
旨要退滅名不可得矣。

楚辭卷六

一閩　黃文煥聽直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

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汶叶莫悲反埃叶於支反水濁兮叶竹六反

足）以皆濁獨清假清不能從濁源父曰清濁正泥

困濁即可從清濁中得波一句濁以為清也濯纓濯足

題只一箇濯纓爲主也。原曰遂、漁父曰濯纓欲何從纓何必高蹈遠舉。縱有塵、仍可濯也。原曰身潔、父自是身欲潔足。足雖靜偶污。足即於污、仍易濯也。肯隨世盡污盡濯。不肯隨而欲清得乎。語意機鋒一一相對。然章法深處。新沐至蒙埃、一意耳。却分兩安能作對。圖者方之。以取莊整。此段法妙處。

箋有所偏、則凝滯。偏於濁、偏於清、偏於醉、偏於醒。其爲凝滯一也。推者推彼而去之也。移吾移此處就之

也。原之斤斤自標曰我。漁父曰凝滯而不通。與物俱物耳。未足累我也。推移而善通。以世付世焉。不夫我也。借濁固難。若淈泥揚波。則泥之所沾。波之所盪。未嘗避濁。而又不必避濁。借醉固難。若餔糟歠釃。則糟既非酒。釃亦薄酒。未嘗避醉。而又不必避醉矣之謂不凝滯。是之謂可以推而去之。可以移而就之。不凝滯者何嘗不高舉。務高舉者或不能推移。深思則高舉之本領。原所自許誤國得力在此。而亦偏激之

病根。漁父所嘆違俗顯非即在此也。思不太深則君國大事。衆人所糊塗過日者。君子亦當委曲投機。何用強貼。太深而危亡之形亦在現前。諫不能不驟。語不能不激矣。驟且激而獨立之蹤。日高一日。日孤一日矣。其彼放也、自令放也。非獨讒人之工也。原曰吾亦不待深思也。朝政之是非。人品之邪正。有目可以共見。有色可以共別。察察皓皓天性本來。難以自昧。不高舉則將受之乎。蒙之乎。不能也。漁父曰亦非受

也亦非蒙也有濯之法在何畏夫汶汶何傷夫皓皓哉與其用湘流之水以葬而無救於國不如用滄浪之水以濯而仍潔其身也此招隱之歌也蓋後世所譏原者存乎隱遯不必求死原已自詰自嘲設爲問答二一分明矣乃卒不能不死也宗臣之誼與衆共也